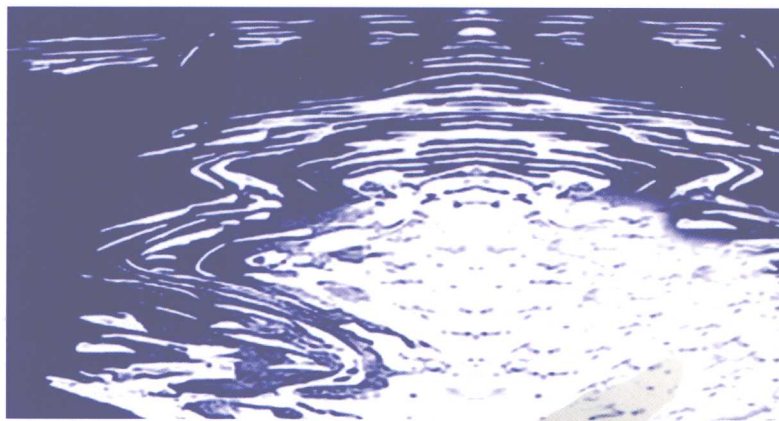




一个人，没有名字，就叫N
一个人，没有爱好，只有数字
一场车祸，改变了一个人的生活
一个抑郁症者的一生

卡 生◎著



抑郁症者 手记



沈阳出版社

抑郁症者手记



常州图书馆藏章

著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抑郁症者手记 / 卡生著. —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5441-4008-9

I. 抑… II. 卡…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3042 号

出版者: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 110011)

印刷者: 北京才智印刷厂

发行者: 沈阳出版社

幅面尺寸: 170mm × 230mm

印 张: 12.75

字 数: 168 千字

出版时间: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沈晓辉

封面设计: 艾博堂书装

版式设计: 艾博堂书装

责任校对: 张 弘

责任监印: 杨 旭

书 号: ISBN 978-7-5441-4008-9

定 价: 24.00 元

联系电话: 024-62564922

E-mail: jingliantu@yahoo.com.cn

自序

第二部小说写完之后，我终于从这个故事中逃逸出来。

那些懒散的人们，是不是还在坐拥他们的温暖？而寒冷却是真实的。最后一个镜头，一个急速奔跑的男人，能否找到出口复归宁静？无人知晓生活的谜底。

我潜逃的方向又将定格在下一个没有出口的小说中。我总是想在小说中找到一种存在感，又或者是一种缺席。但我到最后找到的是什么呢？是又一次身份迷失。或许这就是小说给予我在有限重复的现实生活里唯一的归隐。我从无到有地迷恋这种叙述。它带给我一种生命全新的体验。它没完没了，我过够了所有我虚构的生活。我终于在完成又一次艰难旅程之后，给自己一些时间仰头喘气。所以，小说，是一次又一次艰难地复述和体验。是一次长久的沉沦和短暂的快感。我对自己的小说既热爱又恐惧。

在矛盾的两极，我给自己的余地并不多。又因为我这样的自相矛盾，我曾一度怀疑过我能否进行小说创作，毕竟小说需要的是给别人一个流畅的表达，一个完整的让人掉泪的情节。我的小说，却总在片段似的泥淖中挣脱却难以自拔，甚至我经常混淆小说中人物的性格特征，又或者其实那些在小说中经历生命的人都有我的话语。可以说，我狼狈地剥夺了他们各自说话的权利，他们在为我的疑惑说话，他们在我的无解中感到了困惑。而这一切，不是他们的错。他们在我的笔下全都幻化成了灾难的代名词。而我就是那个灾难的旁观者、创造者以及处决者。他们在我的小说灾难中，迷惘了。我为他们焦虑，他们为自己的生活焦虑。说到底，当我用最后一个句子给小说结尾的时候，我的心情复杂，很像一个母亲和孩子的关系。从生到死，一线之联，却已是独立的个体。我和我的小说

将天各一方。它未知的命运如同我一样的无常。

在第一部小说里，我的叙述是凌乱的，呈现了一种精神失常的喃喃自语。这样的方式让我疲惫，同样也让读者审美疲劳。所以我也想在这样的方式之外，用另一种超越的姿态出现。超越自身是艰难的过程。在多次尝试之后，我稀释了词句之间意义的密度，解构了一种华丽的表述，这才发现，其实小说的深刻并非词句的排列和堆积，也开始明白为什么大部分作家的晚期作品看上去朴质而平白，写作的持续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洗涤和凝练文字的过程。也大概如此，青春多是张扬无度的，而晚年都在饱经沧桑后清淡平缓。青春赋予我的不仅仅是年龄，还有一种强烈的表述欲望。

我并不太认同把我的小说归类为青春小说或者纯粹的女性小说。青春是一种激情，不否定它能摩擦出很多撩人的火花。但这短暂的一瞥，或许不过是瞬息万变。当激情因着青春慢慢减损，剩下的将是一场激烈爆破之后的荒芜。再说女性小说，最近在看一些关于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以及女权较为明显的女性先锋书籍。波伏瓦的《第二性》，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米利特的《性的政治》，以及格里尔的《女太监》等。这些女权先锋们在探讨和论述女性写作该把持的语言时，用这样的话来描述：女性的语言是不重理性的，反逻辑的，反等级的和回旋式的。虽然我并不否认女性必须要有一种强烈的自觉意识，并且应该加强对自身的关注，以此争取自身在父权制度下的主体地位，但如果女性自己已然画好了一个圈，告诉写作的女性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写作，以此来强调一种女性特征，这就变得十分荒唐。这给女性写作自身带来了一个枷锁，一个局限。太过于强调二元对立，就偏离了人性，偏离了一种多向度的语言突破和发展可能。所以，我一如开始所说，较为认同中性写作。带着一种局外的，客观的，甚至冷漠的状态去完成叙述。在小说里，我尽最大可能抹去女性的表态，而是通过小说里一个男作家的文字去表明一种精神饱和而物质缺乏的生命形态。

虽然这样说，但要真正树立自己的风格，也必然是个艰辛的过

程。因此，我在小说里成长、蜕变，直到有一天能够用最简单的文字建构一个和谐整体的虚设世界。

有一些朋友问到为什么我小说里喜欢用字母代替一个人的名字，这问题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我不过是不想因为名字的因素，而先入为主地呈现出一个和这名字匹配的人物特征来。字母代替的人，外延也能无限放大。任何人都是 N、R、O，任何人都可以对号入座。最后一个原因，或许应该归结于我的懒惰，我并不想让自己的思想反复纠缠于一个人是张三还是李四，一个故事的承载者并不因一个名字的具象指意而变得清晰。

我相信一个人的一生总被一些相同的主题困惑。书写的人经常是用不同的表达形式在进行同一个主题的讨论。这就经常造成作者与小说之间的关系问题。小说里的男人 N，是一个作家，他的生活和小说经常混杂在一块。于是，这个男人迷惑了。他是在用小说感受生活，还是生活让他进行着那在无意义中不断追求意义的小说？小说和生活之间，到底应该呈现何种的关系？是沉溺于中，或者纯粹是一种掌控？当我叙述结束，我依然没有在小说的最后找到我想要的答案。另一个主题：婚姻与爱情；婚姻的必然性和偶然；爱情是狭隘的占有还是肉体的博爱？人性的罪恶以及忏悔。这些类似于终极的问题，到了最后，小说中的男作家也因此错失了自己的身份。小说里男作家构思创作的小说一直贯穿了他的整个外部生命运动的变化并因此而变化，这依旧还是一种形而上的怪圈作怪。一不小心，我以及小说里的男作家都进了这漩涡。前段时间，母亲来看望我。原因是担心我用小说感混淆生活，而导致整个人因现实缺席而精神崩溃。是的，这也让我担心不已。看着一个母亲单纯看待孩子的态度，我开始明白生命的责任。这异于我对死亡的至上赞美。这就注定了我的分裂必然。我分裂在操持生活琐碎和精神废墟之上。

蜕皮是个对望内省的过程。没人知道在表面下蕴藏多大的急流

从而促成这样的变化。当一个人在时间中回头时，才能清楚地看明白有多少阶段成为了生命的构成。这些构成或悲哀或严肃或伪装，在时间之流下，一切并非所得。这样的事实，不再简单地表述为变或者不变。

变化是自由选择 and 被动引申的生命体验，那个唱着 WE NEVER CHANGE 的人，或许已经面目全非。

他们缺席而你在。这便是不同。他像个勇于探求自己的人，脱下了一层皮，再一层。某种撕裂的快感并不是谜底，生命最后的底牌不过是一段有节奏的骨骼和一捧无神论者的鲜血，恐怕生活该隐约遭受鞭笞。小说结束，蜕皮过程却还在继续。我依旧还是那个在生活里不知所措、患得患失的人。

这个患得患失的人，依旧跟精神苦难抗衡，与物质生活抗争。而物质，经常像个肆无忌惮的偷袭者，每一次偷袭，都有失足陷于物质欲望的可能性。在精神和物质的两端犹豫不决，甚至让自己感到可耻。但这本来就是一种必然的现实状态。当我看着自己年少时建立起来的乌托邦正一天天死去时，我的表情木讷了。更多时候，在尖锐渐渐消失时，我是手无寸铁的。

还好，书、旅行、音乐、电影成为了一味防腐剂，日以继夜地重复精神温习，让这所谓的精神生活走得明目张胆。

当精神虚无和物质虚空像钢绳一样地吊起来时，我成了个专注于走钢丝的小丑，我已经听不到观众的掌声或者唾弃。

卡 生

目 录

自序/1

第一部 N 的存在与虚有/1

第二部 小说与 N 的生活/51

第三部 多余人/115

第四部 囚徒的插曲/177

第五部 尾声/189

第一部 N 的存在与虚有

这个青年没有群体的重要性，他仅仅是一介个体。

——塞利纳

N蓬头垢面，不修边幅。小拇指的指甲又黑又长。是那种令女人讨厌的男人。N不过是一个大城市里普通的一员，他个子瘦小，把衬衣拉起来，可以数出一条条细长的肋骨。一根根地撑起他那个狭小的胸腔，里面装着你我都有的内脏。他就喜欢数自己的肋骨，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或许那和他的工作有关。

N从事会计工作。他头脑清晰，要在报表上填充一串串的数字，里面包含了公司的盈亏、同事的欠账，上到高级管理层，下到清洁工的工资差距，还有公司未来的支出预算。一张张报表和欠条塞满了他的生活。有生以来，N已经习惯了把任何事情的本质进行数字上的量化，通过精确的数字来衡量生活的多寡。这样的习惯，让他生活的节奏靠着去数清楚和他有关系或者没有关系的金额变动来维持。

填字游戏不断，密密麻麻的数字爬满了每张纸的角落。所以，对N来说，一串数字后面多一个零或者少一个零，意味着他是否能顺利地继续过这样被数字填满的生活。一不小心，他的生活将会因为一个零而被彻底断送。所以对这份需要滴水不漏的耐心和认真去维持的工作，他一直小心谨慎。另一方面，这种工作，对普通的他来说，也不是一劳永逸，反而是稍有疏忽，就威胁到他的生存。所以他说，现在我活着，就靠数数为生。听上去很夸张，但很真实。

N的生活极为有规律，早晨六点准时起床，吃过早点，上班八小时，晚上回家打开电视，洗澡，睡觉。这个简单的流程已经重复了无数次。他按部就班，任何事情都在他的掌握之内，一丝不苟。这样缺乏弹性、十分僵硬的生活方式他过得十分自得。每个细小的生活细节成为了一种仪式——一个杜绝自己懒惰的方式。

他在洗澡的时候，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洗浴模式。进了屋，脱去

衣服，打开水龙头，用香皂开始洗左手，洗右手，洗腿，洗头。每个步骤都被精确划分好了占用的时间。他的身体就像个上了发条的机器，一刻不差，分秒准确。如果计划被打乱，他就会严重地感到紧张和不安。

N 的规律生活已经蔓延到了睡觉的时候。N 做梦也不能停歇，他总是梦到一个个数字长了翅膀，在他的脑子里飞来飞去。只要闭上眼睛，就必然有这么一副景象。长了翅膀会飞的数字。也可以说，他从来就没有梦。他是一个生活里连做梦的权利都被数字剥夺的人。

在 N 以前的经历中，有过两个女朋友。仅仅有两个。一个是大学同学，也是和他一样，靠数数字为生的女人。他选择分手，理由是，以数数字为生的女人，手上会起老茧，乳房会变瘪，做爱会冷淡，买东西会因为价格不适而进行唾沫飞溅的砍价。结婚之后，那样的女人不用蜕变就是一个更年期患者。会在他洗澡的时候，翻他的钱包数钱。打理家务会有洁癖。会禁止他的手淫，跟踪他每一分钱的流向。另一个女朋友，是一个中文系毕业的才女。他在交往一年之后提出分手，理由是，那样的女人花钱铺张浪费，需要买化妆品买书来进行自我充实。容易有外遇，没有安全感。在他睡觉的时候，会念那些风花雪夜的狗屁爱情故事扰乱他的宁静。结婚后，不给他做早点，反而让他每天早起为她去楼下拎牛奶。不洗衣服，却频繁地换衣服。吵架就离家出走。

通过 N 的精心计算，他要么打一辈子光棍，每晚数着数字手淫；要么找一个既不会数数字，也不会写诗的女人做老婆。这是一个会计在工作之余得出的结论，并以此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指导着他的未来择偶。

他以为，这样按部就班的生活将会在他的生活里一直持续下去，没有一点变化的可能，直到睡在病榻不能动弹为止。至于他的婚姻，将在他的计划和规律范围内。N 并不自知，他对生活持续僵

硬的坚持，已经被精神分析学者判定为强迫性神经官能症。他感激这个病，让他每天都有能力控制生活。他所有潜藏的软弱都被这意志的强音掩盖。

十分不幸，一次车祸中，N的肋骨被撞断了两根，那排列整齐的肋骨就这样无端地少了两个编号。而那两根断了的肋骨并没有刺穿内脏，让他幸运地继续苟活。除此之外，N的头部受到了严重撞击，那十年如一日的数字从他的脑壳里撞飞了出来。他听到了那些数字从他脑袋里被撞出来之后砸在地上的声音，好听极了，像一个个鼓点，狠狠地砸在他的耳膜深处。在被判为短暂性失忆之后，N整天躺在病床上想让那些已经不在的数字重新飞回来。与此同时，N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状都随着这次事故消失了。

出院后，他再次回到那个由白衬衣和黑皮鞋构成的世界，看着手里那些密密麻麻的报表，他傻眼了。那些最简单的数字让他看得胆战心惊。他的数字飞出了他能用大脑思考的范围。N的老板把他叫到办公室，命令他把桌上的报表在一个星期之内都补交齐全。

当他再看看那些等待他填满的报表时，脑子一片空白。那些曾经让他愉悦的数字，没有一个能出现在大脑里。

后果可想，N没有完成报表上的任何工作，被炒了鱿鱼。在把老板的门关上的瞬间，他听到了那胖得冒油的男人说：“简直就是一个废物！”是吗？少了两根肋骨的N走在大街上。他心想，这样一个废物走在大街上，没有人知道他是一个废物。

他大脑里精于计算的数字飞走了，他和生活和平相处的日子也暂告一个段落。

N的状态在失业之后明显起了质的变化，他不再是一个在数字里过平凡生活的人，也不再是那个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患者。或许由于没有一种强大理性的干涉，他变成了另外一种人。这样的人，是他在曾经的生活里不曾想过的。他的白衬衫，黑皮鞋，公文包，在这次意外之后彻底与他决裂了。这样的变化出现在八年前。而现

在，N 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和理性的数字有关。他那会计员的证明，于他而言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意义。他的仪式钟表报废了。

如今 N 已经三十有余，在这八年里又发生了诸多的事。他不小心混成了摇滚爱好者，不小心成了搞摇滚的，不小心被摇滚搞，灰头土脸地又滚到生活的轨道上来。他所能维持生活的一技之长，已经在一次变故后，彻底地脱离了他。N 现在还能做的，与数字有关的事情，就是还能数清楚自己手上的钱。在失去工作之后，N 惊讶地发现，手上的钱每天都会减少，当他站在街边，从兜里掏出最后一张钞票的时候，时间停在那一刻。太阳在头顶，他的嗓子冒出一股腥辣的味道。

总有一种可能，我们为人生做好了接近完美的规划，但最后发现，事实上一次意外，一个小小的变故，将把这样的规划打回原形。原形，一无所得的思考，思考下去，似乎前半生用来生活，后半生用来思考，这就是生活的平衡。

2

N 猥琐地生活着，小指甲比以前还长，比以前还黑，头发蓬乱，眼神涣散，和这城市只有一墙之隔。他开始听摇滚度日。在当年那个只要提到唐朝黑豹就被说成是摇滚的年代，是善良的，也同样是美好的。听国外的乐队，无论现在已经多么的不摇滚了，但在中国的市场上还依然算是尖货。现在市场上被盗版商人们大肆盗版的 U2，THE DOOR，THE BEATLES，SAUDE，在当时却以一种十分新奇的面目出现在中国。而现在不过是听腻了流行的人们在音像店里换个口味的选择。

N 还记得，当年买到了 NIRVANA 的打口。而如今，NIRVANA 每年都在 4 月 8 日这天成为了借口。这个借口持续着，仿佛永不疲倦。这在当年是无法预料到的。20 世纪 90 年代，一堆人蹲在打口

小贩的窝里，翻找碟的兴奋，现在说来已成过去。没有人还记得当时的青春，是和最开始流入中国的摇滚一起流淌的。青春不再，摇滚也渐渐死去。在我们年老的时候，摇滚或许成为了一具祭奠青春的腐尸。这种当年偶尔的预感一闪而过，但青春毕竟是青春，N 依旧义无反顾地，在丢失了所有理性数字之后，转而物极必反地朝拜着感性的图腾。这个图腾是被车祸以及失业所赐。若不如此，或许现在他还是一个只会在数字的庇护下维持着生活的男人。

在一个西方思潮大肆涌进中国的年代，N 成为了一个“中国垮掉的一代”。至于如何成为，以及为什么成为，他却不甚了了。就好像某个时代，人们喜欢穿那种紧巴巴，勒得自己喘不过气的牛仔褲就是一个实例。当然要正面去分析在某个固定年代的集体行为，得出的结论都将被后来一群人推翻。这和美国的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如出一辙。在此，他感到了一种虚无感，那种长期伴随着颓败的生活方式以及年龄不断走高趋势的虚无感。他认为自己的刻意反叛是一种力量的证明，却因证明的未果变得异常虚弱。他曾尝试过带上吉他流浪于异地，就像那些几十年前的美国混子一样的流浪生活。可他发现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土地上，这样的生活方式无异于自讨苦吃。那些关于漫无目的且略带乌托邦景观的旅行实际上是另一种自虐的行为。当 N 最终回到城市，他决定开始新的生活，这次他在一个霹雳舞厅里给乐队作伴奏。

在舞厅里，N 认识了一个叫良子的人，那人和 N 在同一舞厅弹贝司。个子不高，比他小两岁，长得十分抽象，穿得像理发师。这是 N 最初对良子的印象。

一起合作的时候，良子以十分歇斯底里的态度完成了一段前奏，惹得下面那些已经习惯了邓丽君小亮嗓的男人女人们吓出了一身冷汗。从那时开始，N 想，良子真是了不起的人。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是想用音乐毁灭点什么东西？

后来，舞池里的人们都需要吴依软语式的情歌，以便能搂上女人，好好在舞池里乱摸一气。N 看看良子，良子也看看他。两个人

有默契地收拾了自己的东西就下了台。留在台上的人面面相觑。再后来，有人在台下起哄，老板只能让下一场的霹雳舞天王先上场。就这样，一前一后，他和良子已经走出了灯红酒绿的舞厅，后面响起一阵排山倒海的掌声，看来还是霹雳天王有噱头。两人对视一笑。良子话不多，用一大把乱七八糟的头发挡着脸，偶尔能从他那头发间隙中看到脸上坑坑洼洼的青春痘。

那晚下雨了，空气因为雨的来临而显得浑浊压抑。不一会儿，就真地下了起来。良子在街边买了一箱啤酒，邀N一起回家去喝酒。就这样，N和良子回了家。不大的平房，墙壁四处漏水，椅子上堆着许多的脏衣服。墙上贴着约翰·列依的海报。只是列依的脸似乎被雨水浸得有点变形，皱巴巴地垂着。

良子把所有的盆都搬了出来接水。把两个笨重的音箱塞到棉被里去，就这样，GUY AND ROSE 的音乐在棉被里断断续续地传了出来。N 从来没听过这个版本，主唱的嗓子像被油糊了似的。

雨还在下，良子拿出啤酒，用牙齿咬开了瓶盖，他和良子整整喝了一宿。期间，良子和他一起看了迷墙的MV。良子似乎变得不那么丑了，或许因为酒精，显得脸部肌肉放松，脸色红润，以此掩盖了那些脸上的坑。酒精下肚，两人话也变得多了。良子谈到了过去，他父母的离异，没一个人肯接受他，让他很早就一个人四处流浪。良子说，在两年前的冬夜，他一个人顺着国道走了将近一千公里。一直走到云南和西藏的交界处。吃睡都在藏民家，那些阳光，那里的人们，及几近纯粹的生活，没有任何的顾虑和烦恼，当时那里还没有被开发。现在，两年的时间就可以轻易地改变一个地方。

关于变和不变的东西，在良子和他心中似乎都是一个永远的主题。青春和摇滚，感世伤怀。最后良子在喝了几瓶酒之后，在少许的沉默中说，无论如何将来老了都要去那里生活。

死在那里几乎成为了良子最后的志愿。

N和良子谈到了一些想法，两人最后达成一致。长时间的流浪让青春一无所得，所以他们决定搞一个乐队，一个属于他们的乐队。乘着酒兴，两人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把乐队的名字都想好

了，叫 V55。风格介于朋克和英伦摇滚之间——迷幻的愤怒。

酒已经喝得差不多，良子从床底下摸出了一小包东西，还有一个用了很多次的一次性针筒。良子把白粉和水搅合在一起注射到血管里。他的表情放松极了，像一块被注水了的猪肉。

良子有气无力地把针筒递给 N，他摇了摇头。良子并没有勉强，横躺到地上，享受着来自酒精和毒品的幻觉。一会儿，良子从地上蹿起来，手抱 BASS，来了一段即兴演奏。N 的酒量明显不如良子，只能瘫软地躺在床边，看着眼前的良子横七竖八地来了一段。那声音，的确过瘾。当第二天醒来，他问良子是不是还记得那段即兴的时候，良子只是自嘲地一笑。N 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睡过去的，只听见良子酣畅的呼吸声和滴落在盆里的雨水声交替互和。

从第二天开始，良子和 N 就开始了整个乐队的筹划，良子还翻箱倒柜地找出几首已经谱好了曲子的歌。两人躲在家里一练就是一天，中间打个电话让人送两份外卖。

就这样，N 的生活里有了良子和音乐，渐渐忘记了意外对他生活的改变。那个会计员是他吗？那个曾经伴着数字入睡，并以数字为手淫节奏的习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了一个过去，成为了一次偶然的梦魇。

3

良子的才华是在相互配合的时候显现出来的。良子的乐感十分到位，并且还有着难得的敏感。歌词都是由良子来创作，他不过是做好吉他手的工作。最后，乐队的风格渐渐定型，但明显差一个鼓手。

如果有鼓手，他们的音乐将做得更为饱满。在多次招募之后，发现实在找不到合适的鼓手，最后只能想办法买一台鼓机来代替。唯一的问题是没有钱。一次，良子出现的时候，头破血流，着实把 N 吓了一跳，然后是良子丢给他一张支票，叫他去取款。N 再三追问良子钱是哪来的。良子没说。直到伤好了之后，才告诉他，他